

“呢”问句的话语功能及语气词“呢”的隐现

张小峰*

[摘要] 在言语交际中,“呢”问句具有关联对立命题、推进命题解释及确认命题等话语功能,这些不同功能与其所处的话语位置密切相关。语气词“呢”的话语功能在于凸显提问与预设的相关性,“呢”的隐现深受其话语功能制约。

[关键词] “呢”问句;话语功能;“呢”的隐现

一、引言

和其他词类相比,语气词具有独特的语用价值。它的研究可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以《马氏文通》、《中国文法论》、《中国文法要略》等专著的相关章节为代表,确立了语气词的词类地位,初步研究了语气词的功能与意义。第二阶段以胡明扬(1981)、陆俭明(1984)、邵敬敏(1989)等论文为代表,在语料选取上侧重口语,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形式验证,有力地推进了对语气词功能的认识。第三阶段以方梅(1994)、李讷、安珊笛、张伯江(1998)、范开泰、张小峰(2003)、屈承熹、李彬(2004)、屈承熹(2008)、高增霞(2016)等论文为代表,研究重点转向语气词的语用性质,深入讨论了语气词的篇章话语功能。

总的来说,语气词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以抽象的句子为参照单位的静态研究到以话语篇章为参照的动态研究的发展过程。与结构主义语法分析的传统相比,话语分析最大的特点在于“紧紧结合语言的实际应用,探索语言的组织特征和使用特征,同时,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和发话人与受话人双方的认知能力等角度出发,对有关特征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①。由此,本文首先分析“呢”问句^②在言语交际中的话语功能,进而探讨语气词“呢”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言语交际中“呢”问句的话语位置和话语功能

从结构的角度看,在非是非疑问句当中,语气词“呢”并不是必需的。非是非疑问句之所以要用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210097。

①陈平:《话语分析说略》,《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3期。

②本文的“呢”问句只指“疑问形式+呢?”这一形式。

“呢”，是因为“呢”具有独特的作用，即“提请对方特别注意自己说话内容的某一点”^①。那么，“呢”问句在交际中有什么作用？“呢”到底要“提醒”或“深究”什么？到底什么时候需要用“呢”？只有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入手，才能更好地揭示“呢”问句及“呢”使用的深层原因。

我们从观察“呢”问句在言语交际中所处的位置出发，来分析“呢”问句及语气词“呢”的话语功能。为了方便分析，我们用[X]来表示围绕一个话题，由说话人与听话人配合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话语单位。用{Z}来表示由若干有内在联系的[X]组成的更高级的话语单位。

首先，如果“呢”问句处在一段相对独立会话[X₂]的起始位置，那么，[X₂]前一般有另外一段和它关系密切的[X₁]与之呼应，[X₁][X₂]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独立的话语单位{Z}。例如：

- {Z} [X₁] (1) 鲁贵 (笑着接下钱，数) 只十二块？
(2) 四凤 (坦白地) 现钱我只有这么一点。
[X₂] (3) 鲁贵 那么，这堵着周公馆跟我要帐的，怎么打发呢？
(4) 四凤 (忍着气) 您叫他们晚上到我们家里要吧。回头，见着妈，再想别的法子，这钱，您留着自己用吧。(曹禺《雷雨》)

这段话中，鲁贵为说话人，四凤为听话人，鲁贵(1)和四凤(2)组成了[X₁]，谈论的是“钱多少”；鲁贵(3)改变了话题，谈论的是“怎么打发要帐的”，“呢”问句标志着[X₂]的开始。在这一结构中，最为关键的是(2)和(3)的关系。说话人鲁贵从[X₁]得到一个事实，即命题p：给的钱太少。鲁贵认为p不合理，因为“打发不了堵着周公馆跟我要帐的”，我们把鲁贵的看法表述成命题q，即：四凤应该多给点钱。显然，命题q可以通过命题p来表述，即：说话人认为p不合理。正是因为谈话中某一事实和主观认识之间的这种对立关系，导致说话人使用“呢”来特意提醒听话人注意这一点，从而使得问句有了“深究”的味道。有时候，命题p是由说话人自己推理出来的。例如：

- {Z} [X₁] (1) 姑甲 (沉静地) 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
(2) 姑乙 (惊讶) 真的？
(3) 姑甲 嗯。
[X₂] (4) 姑乙 (自然想到) 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不把她搬出去呢？
(5) 姑甲 就是呢，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
(6) 姑乙 哦。(曹禺《雷雨》)

这段对话中，姑甲和姑乙产生的话语(1)、(2)、(3)组成了[X₁]，姑甲(1)发起了话题“这屋子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姑乙(2)表示怀疑，姑甲(3)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姑乙从[X₁]中推理出p，即：这个屋子不能住人。同时，姑乙认为p不合理，因为事实上“周先生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姑乙(4)进一步推进了对话，话题转移到了“周太太不搬离的原因”，从而引发了[X₂]。如果命题p是说话人在语境中注意到的某个事实，那么，“呢”问句就出现在组成{Z}的[X]的起始位置。例如：

- {Z} [X] (1) 鲁侍萍 唉，奇怪。——为什么窗户还关上呢？
(2) 四 凤 您也觉得奇怪不是？这是我们老爷的怪脾气，夏天反而要关窗户。(曹禺《雷雨》)

鲁侍萍来到周公馆和四凤聊天时，鲁侍萍(1)注意到一个事实，即p：夏天的时候房间关着窗户。鲁侍萍认为p很奇怪，我们把鲁侍萍的看法表述为命题q：夏天的时候关着窗户是不合理的。鲁侍萍注意到

^①胡明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下)，《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

这种不合理性,因而使用语气词“呢”来提醒四凤注意是不是应该打开窗户。

以上讨论的三种关联模式本质上是统一的,只不过在情景关联模式中,情景 p 就是一个隐含的 $[X_1]$ 。如果把 $\{Z\}$ 中的 $[X]$ 看作 $[X_2]$,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呢”问句起始的 $[X_2]$ 一定有一个 $[X_1]$ 与之呼应。“呢”问句关联着 $[X_1]$ 与 $[X_2]$,它标志着建立在前话题基础上的一个新话题的开始。如果舍弃直接关联、推理关联、情景关联的方式差异,不难得到由“呢”问句引导的 $[X]$ 的抽象模式,我们把这个模式解释为: $[X_2]$ 由 $[X_1]$ 所表达的命题 p 引发,说话人利用“呢”问句提醒听话人注意 p 的不合理性,语气词“呢”用来提醒听话人关注 p 和 q 的对立性。

其次,“呢”问句有时又位于一个 $[X]$ 的内部,例如:

- [X] (1) 刘麻子 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
这还不好吗?
(2)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3)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老舍
《茶馆》)

在这段话语中,康六是听话人,他迫不得已要卖女儿。刘麻子(1)表示已经找到了买主,但又不告诉康六卖给了什么人。康六(2)正是建立在刘麻子(1)提供的事实上,我们仍将其表述为命题 p :你的女儿去处不错。作为父亲,康六十分担心,需要刘麻子明确告知女儿的归宿,因此康六(2)的目的是要求说话人进一步地解释 p 。刘麻子(3)恰恰是对 p 的进一步说明,我们将其表示为命题 q :你女儿卖给了宫里当差的。从话语 $[X]$ 的结构角度看,康六(2)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位于 $[X]$ 内部的“呢”问句往往形成“说话人—听话人—说话人”这样的序列,因为“呢”问句提问的基础是说话人表述的命题 p ,听话人要求说话人对命题 p 加以解释,回答的自然还是说话人。但是,有时候说话者并不是同一个人,例如:

- [X] (1) 宋恩子 我出个不很高明的主意,干脆来个包月,每月一号,按阳历
算,你把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我们也省事!
(2) 王利发 那点意思得多少呢?
(3) 吴祥子 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
好意思吗?(老舍《茶馆》)

在这个 $[X]$ 中,宋恩子(标记为 S_a)向王利发表述了一个建议 p :包月交钱。王利发(2)想知道具体的数目,所以提醒宋恩子进一步明示。但回答王利发(2)的不是宋恩子(S_a),而是其同伴吴祥子(S_b),吴祥子(S_b)实际上与宋恩子(S_a)共享了一个角色。因此, $[X]$ 内部“呢”问句出现的序列可以统一表述为“说话人(S_{ai})——听话人——说话人(S_{bi})”,下标 i 表示共享的交际角色。当 $a=b$ 时, S_a 和 S_b 是同一个人;当 $a \neq b$ 时, S_a 和 S_b 是不同的人。这样,我们将内包于 $[X]$ 的“呢”问句的抽象格式解释为: $[X]$ 由“呢”问句关联 S_a 的话语 $[S_a]$ (即命题 p 的表达)和 S_b 的话语 $[S_b]$ (即命题 q 的表达)而成,听话者对命题 p 心存疑惑,需要说话者加以进一步说明、解释。语气词“呢”用来提醒说话人关注命题 p 的模糊性。

最后,“呢”问句还会出现在一个 $[X]$ 的尾部。 $[X]$ 末尾的“呢”问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询问功能已经大大减弱,从语感上讲, $[X]$ 末尾的“呢”问句往往可以理解为反问句,例如:

- [X] (1) 四凤 (小心地)我听说,不是我们老爷先叫矿上的警察开了枪,他
才领着工人动的手么?
(2) 鲁贵 反正这孩子混蛋,吃人家的钱粮,就得听人家的话,好好地,要
罢工,现在又得靠我这老面子跟老爷求情啦!

(3) 四凤 您听错了吧;哥哥说他今天自己要见老爷,不是找您求情来的。

(4) 鲁贵 (得意) ①可是谁叫我是他的爸爸呢? ②我不能不管啦。

(曹禺《雷雨》)

在这段话语中,鲁贵(2)认为,鲁大海需要自己向周朴园求情,四凤(3)认为事实不是这样的,鲁大海不是请他求情。但鲁贵(4)认为,爸爸就应该管孩子,自己是鲁大海的爸爸,所以必须管鲁大海的事情。在这一推论中,小前提 p (我是他爸爸)是推论成立的关键,“呢”问句的作用就在于提醒四凤注意是(4)①(即小前提 p)导致了(4)②(即结论 q),其用意显然是说管鲁大海的事是必须的。在鲁贵看来,小前提 p 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确认 p ,达到了强势肯定结论 q 的目的,从而否定了四凤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呢”问句时不存在“疑”的心理状态,仅仅保留了“问”言语行为,“呢”问句蜕变成了一个反问句。再进一步,如果某一事实特别明显,连“问”也是多余的,这时候用于 $[X]$ 末尾的“呢”问句就几乎成了感叹句,例如:

(一群男女难民在门外央告)

$[X]$ (1) 王利发 怎样啊?六爷!又打得紧吗?

(2) 巡 警 紧!紧得厉害!仗打得不紧,怎能够有这么多难民呢!

(老舍《茶馆》)

在这一话语中,也蕴含着一个推断。如果难民多(即 p),那么仗打得紧(即 q)。现在门外聚集着一群难民(p),很容易推断出事实(q):仗打得紧。反过来说,如果仗打得不紧(非 q),就不会有这么多难民(即非 p)。在巡警看来,难民多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确认 p ,达到了强势肯定结论 q 的目的,从而有力地回应了王利发的疑问。

可见,这类“呢”问句和推断密切相关。它的作用在于通过突出“呢”问句所表达的显而易见的现象 p ,从而达到确认与之相关的某一事实 q 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处在 $[X]$ 末尾的“呢”问句的抽象格式解释为:位于 $[X]$ 末尾的“呢”问句表达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 p ,说话者通过“呢”问句凸显 p ,达到对与之相关的某一事实 q 的确认。也就是说,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推断,强化某一事实。语气词“呢”的作用在于提醒听话人关注 p 的确定性。需要注意的是,和处于 $[X]$ 其他位置上的“呢”问句不同, $[X]$ 末尾位置“呢”问句话语结构功能较弱,把它去掉也基本不会影响话语的连贯性。

三、语气词“呢”的隐现倾向

一个问句该不该用“呢”?什么时候用“呢”?单从句子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语气词是一个语用成分,它的使用规则,更应该从话语的角度来观察。在言语交际中,一人问,另一人答,问的人不会凭空而问,而是有预设的。交际双方对预设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着提问者对表达手段的选择。根据上文的分析,语气词“呢”的功能,和其所在的问句的话语功能密切相关。如果说话者认为相关的预设不合理、不清楚或需要进一步确定,就倾向于在这个问句当中使用语气词“呢”。也就是说,“呢”的核心作用在于凸显提问与预设的相关性上,这就是语气词“呢”的主要话语功能。由此,我们总结出语气词“呢”在非是非疑问句中的三条倾向性隐现规则:

第一,如一个问句处在一段相对独立会话的起始位置,且要凸显提问预设的不合理性,那么这个问句就倾向于带“呢”。

第二,如一个问句内包于一段相对独立会话,且需要进一步解释相关预设,那么这个问句就倾向于带“呢”。

第三,如“呢”问句处于一段相对独立会话的末尾,且需要肯定提问预设的确定性,那么这个问句就倾向于带“呢”。

参考文献:

- 陈平:《话语分析说略》,《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3期。
- 范开泰、张小峰:《独白语体中“呢”问句和语气词“呢”的篇章分析》,《语言科学》2003年第2期。
- 方梅:《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中国语文》1994年第2期。
- 高增霞:《从互动角度看“吧”的使用》,《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 何容:《中国文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 胡明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上)(下)》,《中国语文》1981年第5期、第6期。
- 李讷、安珊笛、张伯江:《从话语角度论证语气词“的”》,《中国语文》1998年第2期。
- 廖秋忠:《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4期。
- 陆俭明:《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 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 屈承熹、李彬:《论现代汉语句末情态虚词及其英译——以“吧”的语篇功能为例》,《外语学刊》2004年第6期。
- 屈承熹:《关联理论与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邵敬敏:《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
- G. Brown & G. Yule, *Discourse Analysi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J. P. 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责任编辑:高峰)

Discourse Function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with Particle “Ne” and the Use of “Ne”

ZHANG Xiao-feng

Abstract: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with sentence-final question particle “ne” 呢 have three main different discourse functions: to associate two propositions which are opposing to each other; to explain an ambiguous proposition further; and to confirm a relevant proposition. The different discourse functions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with “n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discourse positions.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ne” highlights the relevance of the question and its presupposition. The use of “n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discourse function.

Key words: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with sentence-final particle “ne”; discourse function; use of “ne”